

# 馮玉祥入蘇俄殺中

喬家才

## ——徐永昌將軍的傳奇之二——

(本文插圖刊第51、52頁)

### 笑罵由他決不在意

民國十三年九月，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，雙方的部署如下：

曹錕委派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，王承斌副之。京奉路方面彭壽華為第一路總指揮，京榆大道王懷慶為第二路總指揮，熱河方面馮玉祥為第三路總指揮。北京設衛戍司令部，趙玉琦為總司令，孫岳副之；又設戒嚴司令部，孫岳兼司令，司令部設賢良祠，將十五旅之第二團及騎砲工兵調到北京。徐永昌之第一團第一營駐石家莊，兩營駐定州。龐炳勛之新兵團駐邯鄲。

奉軍方面：張作霖自為總司令，以姜登選的第一軍和張學良的第三軍對付直軍第一路；以李景林的第二軍對付直軍第二路；以吳俊陞的第五軍和許蘭洲的第六軍對付直軍第三路。

孫岳有病，大半時間住在德國醫院。十月六日孫岳電召徐永昌來北京，在德國醫院見面，續桐溪、劉守中、續範亭等已在座。近年來續桐溪等運動倒曹倒吳，孫岳並無決心。這一次孫岳已和馮玉祥商妥，合作倒曹吳，下定決心。孫岳問

徐永昌，對倒曹吳的意見如何？徐永昌和以前的主張一樣，還是不贊成倒曹吳。

「前年直奉戰爭，」孫岳說：「吳子玉曾不明是非而責罵你。明白的人說你肚量寬宏，不明白人却說你不識好歹。」

「我若做錯事，」徐永昌說：「人家不罵，我也內疚於心。我未做錯事，誰要無端罵我，就等於罵他自己。我對這些妄舉，向不在意。」

「倒曹吳之事，」續範亭說：「孫岳二哥早已決定，但不能不徵求你的意見。因為十五旅的力量，掌握在你手中。」

「你要做，儘管做好了，不必徵求我的意見。」徐永昌對孫岳說：「論私交，我們是朋友，論公你是我的長官，你都可以指揮我。今日之事，問我意見，我不贊成。教我做，我照樣給你做，就是你不願意出面要我，我都可以做。如果失敗，我自己負責。」

「二哥！你可以不必再問了。」劉守中對孫岳說：「永昌這樣說，比說贊成還要痛快。」

續桐溪是策動倒曹吳的主要人物，可是這一次談話，他沒有說一句話。因為事已確定，何必

多說，他的肺腑深沉，確是了不起的角色。直皖、直奉兩次戰爭，直軍戰勝，吳佩孚不可一世，驕必敗，況又賞罰不公，早已潛伏下禍根。

孫岳既任京師戒嚴司令，北平各城門都由他駐黃寺的十五旅第二團戍守。他和馮玉祥約定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首都革命，馮的部隊從前線撤回北京。二十二日夜，孫在賢良祠戒嚴司令部告訴徐永昌，他已通知二團一營營長耿仁貴（幼麟）於明天一早，馮的部隊抵達北京城外時，開城門歡迎。馮軍入城後，囚總統曹錕於延慶樓，以黃郛暫代內閣總理，又以段祺瑞為執政，組織新政府。

這一次政變，有關方面叫做「首都革命」，但因北方老百姓對吳佩孚相當信仰，不直馮玉祥所作所為，都說馮玉祥倒戈，稱他為倒戈將軍。起義部隊的番號改稱國民軍，馮玉祥為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，胡景翼為副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，孫岳為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。軍事任務分配：第一軍駐守北京，被擊由京榆大道撤退的吳佩孚軍隊，二軍負責打通京漢路黃河南段，三軍打通京漢路北段並肅清黃河以北地區。

中外雜誌

此時局勢，奉軍李景林部已佔天津，張宗昌部進據山東。於是執政段祺瑞任命李景林為直隸督辦兼省長，張宗昌為山東督辦兼省長。又任命孫岳為河南省長，胡景翼為河南督辦。實際孫岳的國民三軍據有保定、大名一帶，佔有半個直隸省，當時却把直隸省給了奉軍，讓國民二三軍擠到河南去，惹存挑撥，實欠公道。

首都革命後，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，共商國是。十一月十日中山先生發表北上宣言，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。十三日離粵北上，經上海、日本，十二月四日抵天津，三十一日至北京，病已嚴重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病逝。段祺瑞為抵制孫先生召開國民會議，主張召開善後會議。所以首都革命，迎段祺瑞為執政，已失其價值。

馮玉祥、孫岳和執政府商定成立四個暫編師：第一師師長張之江，第二師師長李鳴鐘，第三師師長岳維峻，第四師師長徐永昌。孫岳把這個決定告訴徐永昌後，他拒絕接受第四師師長職位。

「咱們這次革命，」徐永昌對孫岳說：「倉卒間擴張許多部隊，你又多病。如果我出任師長，大家認為過去拚命，都為徐某人了。以後有事，誰也不肯向前，對咱們前途不利。所以為了維護三軍的利益，我絕對不能幹這個師長。」

國民三軍首都革命後，軍隊大為擴充：徐永昌任第一混成旅旅長，轄步兵三團、四獨立營；龐炳勳為第二混成旅旅長，轄步兵兩團、三獨立營；劉廷森為第三混成旅旅長；袁廷傑為第十五混成旅旅長，梁壽愷為第一補充旅旅長，王允功

為第二補充旅旅長。又以顧占鰲的第七旅、門炳岳的第八旅及騎砲各一團編成暫編第四師，以何遂為師長。武士敏由察哈爾帶來騎兵千餘，委以騎兵支隊，胡德夫、陝西井岳秀、楊虎城都願意歸三軍，都委以師長。

### 進犯陝甘不犯山西

直隸省既歸奉軍李景林，國民三軍必須讓出保定、大名。但河南一省又無法養活國民二三兩軍，孫岳也怕二三兩軍擠在一起，發生衝突。徐永昌一向主張經營西北，孫岳接納他向陝甘發展的建議，馮玉祥也表示贊成，說服段執政。於是任命孫岳為豫陝甘剿匪總司令，段祺瑞並允許：「到陝治陝，到甘治甘。」孫岳先到鄭州，恐怕留在保、大的三軍部隊遭受奉軍襲擊，催促徐永昌速向河南開拔。

國民三軍全部撤到河南陝州，徐永昌以剿匪總指揮率第一、第二、第七、第八四個旅向陝西推進。當時隴海鐵路祇通到陝州，再往西走，就無鐵路運輸便利。徐永昌不准行軍拉夫、向老百姓要車，所以先組織兵站，購置手推車一千多輛，行軍時由士兵推拉，載運軍需物資。

西進阻礙很多，誠非易事。李虎臣駐潼關，馮玉祥駐華陰，田玉潔駐渭南，都屬於國民二軍，實際國民二軍也節制不了。他們雖不會阻撓，也不會幫助，遇有機會，有被暗算的可能。幸好徐永昌一路應付得當，推進到臨潼，才和吳新田的部隊接觸。

吳新田不是徐永昌的對手，不敢抵抗，棄城

出走，逃往漢中。十四年七月十六日，徐永昌統率八個團進入西安，孫岳委他為第一師師長。他準備留兩個團防守西安，率其餘六團乘勝入甘，却接到孫岳從華山送來的命令，任命他為西安警備司令，阻止他入甘的企圖。國民三軍既入西安，執政府即委孫岳為陝西督辦，李虎臣為幫辦，劉定五為省長，吳新田為漢中護軍使。

徐永昌既主張經營甘肅，現在掌握八個團的實力，順利進駐西安，乘勝入甘，輕而易舉，無奈孫岳遲疑不決，而執政府突以馮玉祥為甘肅督辦。馮玉祥極無信義，反覆無常。國民三軍進軍陝甘，曾獲得馮的贊成與支持，同為國民軍袍澤，國民三軍既已到陝，馮却掠奪甘肅，引起國民三軍上下憤怒、憎恨，要和馮玉祥一拚。

徐永昌對孫岳說：「去年你和馮合作倒吳，現在不論馮如何不講信義，總是政府的任命。如果我們去打他，外間不明內情，會說我們自相火拚，反而以為你不義。前些時甘肅無主，我們不取，坐失良機。現在絕不能入甘打馮，祇好等待機會。」

首都革命最佔便宜的，不是國民軍，而是奉軍。李景林據直隸，張宗昌據山東，楊宇霆據江蘇，姜登選據安徽。此時胡景翼已死，岳維峻為國民二軍軍長，在河南已被奉軍包圍的態勢，與直系蕭耀南協商豫鄂聯防。岳維峻又召開開封會議，請孫岳參加，共商對奉問題。孫岳派徐永昌代表參加，吳佩孚也派李耀庭來開封與會，李耀庭恐怕打不起來，一再強調，必須驅逐奉軍出關。

國民三軍既不能去甘肅，孫岳又不願意待在陝西，急欲離開，所以徐永昌同意攻打奉軍，不過對岳維峻分析當時情況，如何才能不敗？「吳佩孚德惠打奉軍，完全爲他自己打算。他不會忘記，去年打奉軍，因爲我們作怪，扯他的後腿，使他失敗。現在我們和奉軍打起來，他一定會作怪，不能不防備。」

靳雲鵬人緣好，又和陳文釗的關係不差，徐永昌主張將陳部歸還給靳，再將王文蔚等歸他節制，成爲國民第四軍，並將山東許給他，就可以分化吳佩孚的力量，也可以防吳作怪。岳維峻非常贊成徐永昌的主張，極爲欣賞。

吳佩孚以十四省聯軍總司令通電討奉，東山再起。國民三軍迅速出潼關，開抵洛陽，岳維峻很高興，送來未縫就的棉軍服兩萬套，又送給徐永昌私人三萬元。徐永昌將錢交兵站運用，等待棉軍服縫好，由鄭州北上討奉，二軍鄧寶珊也隨三軍北上，岳維峻親到鄭州送行。

徐永昌的軍車過石家莊，胡德夫上車，迎接徐永昌到正太飯店，弓富魁、武士敏已在座。他們說：「西峯（續桐溪）要大家先取山西，你的意思如何？」

徐永昌說：「我奉督辦（孫岳）命與西峯（岳維峻）會議，決定打奉軍。我不能去打山西，你們如何？我管不了。」並且告訴他們，岳維峻在鄭州送行時，要他阻止樊鍾秀入晉，以免樹敵太多。

樊鍾秀屬國民二軍，他攻打山西，也是續桐溪鼓動的，並沒有獲得岳維峻的同意。辛亥革命

，山西起義，續桐溪和弓富魁佔據大同。後來山西統一，他們不能在山西立腳，流落省外，痛恨閻錫山入骨，想借國民軍奪取山西。徐永昌的想法，剛好和他們相反。他反對爲達目的，不擇手段。他不同意侵犯桑梓，塗炭地方，使父老遭受戰亂。

徐永昌率國民三軍及鄧寶珊、弓富魁、胡德夫、武士敏等部抵達保定，李景林部沒有抵抗，向東撤退。他們準備和國民一軍聯合奪取天津，奉軍因郭松齡倒戈，情況惡劣。李景林守不住天津，退往山東，與張宗昌組織直魯聯軍。國民軍入天津，執政府委孫岳爲直隸督辦兼省長，徐永昌率三軍駐馬廠。

岳維峻沒有照徐永昌的計劃進行，靳雲鵬沒有成爲國民四軍，以致李紀才攻入山東後，因靳觀望不前，完全失敗，國民二軍直軍攻擊，也在河南瓦解。樊鍾秀進攻山西，已陷遼縣，被商震擊潰，續桐溪奪取山西的計劃成爲泡影。

### 統領三軍保境安民

吳佩孚聯合國民二、三軍通電討奉，不過是一種手段，他不會忘記馮玉祥和孫岳首都革命，使他二次直奉戰爭，功效垂成。而奉軍郭松齡因不滿楊宇霆、姜登選跋扈，又受馮玉祥煽動，倒了張作霖的戈，幾使張作霖垮臺。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郭倒戈失敗，在新民屯被殺，所以張作霖也痛恨馮玉祥入骨。吳佩孚和張作霖終於由敵對而合作，聯手對付馮玉祥。民國十五年一月馮玉祥通電下野，由平地泉經庫倫去莫斯科，以鹿

鍾麟爲京師衛戍司令。鹿鍾麟想入非非，想聯吳對奉，四月九日包圍執政府，逼段祺瑞下臺，擁曹錕復職。但吳佩孚不理這一套，他要國民一軍全體投降繳械。這種爾虞我詐，反覆無常的情況，已是當年倒曹倒吳時，徐永昌所預料到的結果。所以當時徐永昌反對倒曹吳，不是偏愛曹吳，而是爲了不使社會糜爛，民不聊生。

四月十五日國民一軍放棄北京，退守南口，整編爲七軍，以鹿鍾麟、宋哲元、李鳴鐘、鄭金聲、門致中、石友三、劉郁芬分任軍長。孫岳決定國民三軍和國民一軍一致行動，也向西撤退，與徐永昌談妥在張家口見面。國民三軍除徐永昌所統率的第一師外，顧占熬趕走耿純綬，奪到的第七旅、門炳岳的第八旅、龐炳勳的第二旅、袁廷傑的第十五旅、梁壽愷的第一補充旅都不願意西撤，投靠了吳佩孚。

國民三軍撤退到宣化，徐永昌赴張家口看孫岳，孫又偕同他返回宣化，集合連長以上幹部講話，孫岳宣布：「我已經下野，第三軍軍長由徐師長繼任。」

此時國民三軍尚有一萬五千人，徐永昌任軍長後，予以整編，除原第一師第一旅黃臘初，第二旅員凌衝外，將張金樑編爲獨立第三旅，黃銘香爲獨立第四旅，原來續寶峯的三軍獨立支隊由續範亭率領，編爲獨立第五旅。

鹿鍾麟對徐永昌說：「奉張不和我們妥協，晉軍又在大同炸斷鐵路，仗非打不可。聽說你一再表示，不願攻打山西，是否與東北軍和吳佩孚也不願作戰？」

徐永昌說：「我祇不願與山西作戰，山西是我的故鄉。山西保境安民，有理由斷路，我們也有理由和緩遠打成一氣。問題在彼此不相信，若努力疏解，或有商量餘地。我們要怎麼做都可以，請勿多慮。」

於是國民一軍發動攻山西，韓復榘圍攻大同，方振武圍攻渾源，石友三圍攻山陰，晉北十三縣悉入國民一軍掌握。鹿鍾麟指揮南口多倫之線，國民三軍在蔚縣一帶對戰吳佩孚所部。

### 揭穿蘇俄偽善面孔

民國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張作霖入北京，二十八日在北京和吳佩孚會議，合力攻擊南口國民軍。八月十一日國民軍由南口向西撤退，國民三軍也撤退到包頭，九月二日晉軍攻佔歸綏。張學

良赴太原，商妥綏遠國民軍問題，由山西獨立處理，閻錫山委商震為綏遠都統。

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已在廣州誓師北伐，馮玉祥從俄國返抵五原，九月十七日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。徐永昌由包頭去五原看馮玉祥，先和孫岳見面，孫岳說：「他們正在開打倒三綱五常會，我不贊成，所以不去參加。他們從俄國學來的，思想有問題，以後三軍的行動，要和他們分開，離遠一些。」

「我們雖然失敗，而蘇俄誠意扶植我們，我們是有前途的。」徐永昌見到馮玉祥，馮這樣告訴他。

徐永昌說：「蘇俄扶植我們，儘管誠意，但存心不善。他對中國如懷好意，為甚麼不將中東鐵路交還中國呢？」

## 自由女神百年紀念

黃茶民

自由神像轟海門，聖火燃起自由魂，億萬生靈齊景仰，萬方奔赴朝至尊，自由無價誠可貴，欲得自由轉乾坤，五月花號啟端倪，獨立宣言樹爾根。八年浴血拚枷鎖，三權鼎立具定論，立國百年建神像，神像建立又百年，百年誕辰隆慶典，慶典規模景萬千；裝束一新滌污垢，元首重燃聖火煙，舳艫橫江氣雄壯，冠蓋雲集着先鞭，無數桅帆分列駛，萬千煙火耀中天，百班樂藝齊演唱，華堂宣讀自由篇，漪歎感哉隆重矣，自由之義已造巔！反觀寰宇另一面，身陷樊籠任熬煎，追求自由毋寧死，甘冒生命把網穿。朝夕渴望有援手，幾人能站正義前？哀哉自命自由者，落井下石不自憐！安得慶典宏感召，頓使頑劣思齊賢，人人能解自由義，維護自由競爭先！

「他們是要交還國民黨政府，」馮說：「不願意交給軍閥政府呀！」

徐永昌很堅定地說：「據我看來，國民黨政府是中國，曹段張軍閥政府仍是中國。蘇俄應當將中東鐵路交還中國，不必問誰來主持政府。」

「次宸兄！」馮玉祥笑了笑說：「你不明白世界大勢，有時間去和鹿瑞伯（鍾麟）、石筱山（敬亭）談談，就明白了。」

有一天鹿鍾麟告訴徐永昌：「馮先生說，次宸對不明白的事情堅決反對。一旦明白了，也比別人做的更徹底。」

鹿鍾麟已被馮玉祥說服，對徐永昌說了許多蘇俄友好的話。本來徐對馮訓練軍隊，一向欽佩，馮過去又對他很照顧，十分感激。現在對馮這樣傾向蘇俄，非常詫異，不敢苟同。

徐永昌回包頭不久，馮玉祥也來到包頭，對幹部講話：「我們雖然失掉河南、直隸、察哈爾，但廣東的北伐軍已攻佔長江流域好幾省。現在蘇俄要幫助我們，補充我們，所以我們是很有前途的。」

馮玉祥一再強調蘇俄扶植他，幫助他，已入蘇俄彀中，已失去中國人的立場。十六年四月六日張作霖搜查北京蘇俄使館，搜出許多文件，印成「蘇聯陰謀文證」，這些文證多半是馮玉祥和蘇俄來往的秘密文件。

他們計劃，等北伐軍打到黃河流域，共產黨就和馮玉祥裏應外合，一方面阻止北伐軍北進，一方面佔領北京，成立以馮玉祥為首，由共產黨控制的政府。（未完待續）